

静安先生史席前

先生曾一至天津正街奉谒则已席

京帐甚得 吴君吉和

先生不日移居校中玉慰 考试命題

事概中而推前作正安 为国家中省

人遂行此一向内 颇烦援不能用心

於内學能乞

敬告 梅正西君 明皆 未識梅君在

本校最久 人極忠厚 正君才氣壯來風流

教者皆曰 先生之化也 國學之有相若根株

二者中任心入者 教務長亦皆能貴西席說

可貴惟以法才論或正君更甚耳 明畏

勢極抑不出席 吳君能代表明抑洋正君

多訂明如 此收

中国文论的道与艺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二十八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CI) 来源集刊

中国文论的道与艺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二十八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徐中玉 郭豫适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论的道与艺/徐中玉,郭豫适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8)

ISBN 978-7-5617-6834-1

I. 中… II. ①徐…②郭…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古代②文学评论—中国—古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356 号

中国文论的道与艺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八辑)

主 编 徐中玉 郭豫适

副 主 编 胡晓明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钟明奇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41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2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834-1/I·570

定 价 4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徐中玉 郭豫适

副 主 编 胡晓明

编辑部主任 彭国忠

编 委 (依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军 齐森华 兴膳宏(日本)

宇文所安(美国) 朱良志 朱杰人

朱晓海(台湾) 陈文新

陈国球(香港) 李建中

李春青 汪涌豪 许 结

肖 驰(新加坡) 张 晶

张 毅 张少康 张伯伟

张国庆 张隆溪(香港)

曹 旭 曹顺庆 黄 霖

蒋 凡 蒋 寅 蒋述卓

谭 帆

编辑部报告

毋庸置疑,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是三十年中国学术研究的一条内在线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就是对过去意识形态带来的思想束缚的突破。三十年前的思想界虽然已经春风融冰,其实主导意识形态长期带来一些笼罩性的概念,如唯心唯物、进步落后、形式内容等,仍然易于形成思想教条,窒息学术自由,助成文化专制。从本期首刊的三十年前陈谦豫教授一篇珍贵的会议记录稿中,可以见出我们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如何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了这个反抗体制收编、争取学术自由的时代思想过程。据陈先生讲,除了与会的赵景深先生尚有五十二页的笔记之外,此为唯一记录稿。令人惊奇的是,刘大杰、朱东润、郭绍虞、钱仲联、陆侃如、马茂元等前辈教授,都在现场有精彩的发言;从他们发言的字里行间,以及从当时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的长篇讲话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出,“融冰”的过程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是参差不齐、多元生动、含蓄微妙的。有的说出他们的长期困惑与压抑感,有的表达了来往于现代教条的苍白与古代史实的丰富之间的思想尴尬,有的尖锐直言古代与现代的不通,好比进退失据的战士;有的如数家珍地例述古代文论的复杂变化,好比一个睿智的老人笑看小儿辈的胡闹。……我们真切感受到老师辈的怕与烦、忧与困,以及机智与学养、认真与超越。这份文献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学科程度,而且完整地保留了当时的思想气氛,因而生动地表明了:学术史其实不仅是干巴巴的概念史,而且也是身体感受、思绪活跃、才思妙意的心灵史;那种春寒料峭中的内在的寒冷与不自由,以及更细致、周密、曲折的反抗,才是真正的学术生命史。

但是“融冰”并不是唯一的学术史线索。质之今日之王运熙教授、陈谦豫教授,他们会哂之:“咄!太简单化。”是的。我们从这份会议记录的现场发言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老师们,确有一种发现的兴奋,一种提问的真诚,一种原创者的举首四顾与拓荒者的踌躇满志。为什么呢?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突破戒律的同时,也渐渐养成了“犯规”的创造快感;在共同解决问题的同时,确也不断营造了学问对话与思想聚焦的真实情境。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界,渐渐失去了这样的真诚、兴奋、快感与共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并没有真实的问题、耐心的对话、讨论的共识、突破的快感与对于未知的想象,更多的只是保持学科常态的思维惯性,重复数量累积的学术生产方式。我们不禁可以问一问:“学术自由”的得到,真的就是束缚的解开、教条的破除这样肤浅轻易么?我们是不是在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深刻的学术自由即积极自由?这或许不失为我们反思三十年学术史的另一个角度吧?这也就是学术史的理由:为什么我们今天不仅要理性总结,而且要真切感受三十年学科的生长过程。

在允许的条件下,自觉追求理想的学术研究,坚持较高的学术要求,于是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学术巨子,即使是在压抑思想的环境里,也分明有一种学术思想的追求。“学术史”栏目里另一篇文章,周欣展《千帆诗学的“两点论”》,是论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的一篇力作。文章中讲到,程先生曾讲述中国古代八仙故事中有人不要吕洞宾给的金子,而要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的故事,还讲述了《西游记》中孙悟空众多仙法都不学,而只学长生不老七十二变的故事,表明了“要学就要学到最高等的东西”。程先生这个“最高等的东西”,就是学问背后的学术思想。我们从周氏文章中可以感受到程先生如何善于学习化用旧营垒的语言,以艰苦的努力追求有思想的学术,从而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抵抗了那个时代的空疏、教条、无理、无力与无气,同时也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树立了一种楷模。

唯此之故,自本期始,我们开辟一个名为“思想”的栏目,力求提

供一个文论与思想之间的论述平台,不仅提倡问题意识,而且鼓励具有倾向性的研究文章,并试图促进中西古今之间文论的批判性沟通与建设性对话,在一方面日益专门化,一方面又思想日益单薄化的学界今天,自觉扮演这样一个具有古今意识与中国思想自觉的角色,为我们所珍惜。

本期“思想”栏目的文章有刘毅青的《中国诗学解释中的人格解释学》。作者以徐复观文论为发力点,参之以西方解释学,尝试提出一种“中国诗学的人格解释学”如何可能。徐复观是新儒家文论代表人物。他的文学批评观,是主张道德思想优先,强调文学伟大,推崇文学教育人心,其实是与启蒙主义理性文学观相通的。徐复观曾说:“愈是迫近到研究的对象,愈感到要把握住一个伟大的人格,而把握由一个伟大人格所流露出来的思想,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尽力要守住‘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的斯宾诺沙的格言;但常常感到站在研究的对象面前,自己智能的渺小。”徐复观的这种阅读心态,难免被现代多元化的时代斥为落后,甚至可能被视为“自愿被奴役”。我曾经读到某批评家对伟大文学的质疑:“天才不可重复,道德可以重复,它在文学中的价值只剩下一个零”;“伟大的定义是:在某一特定迷雾或庞然大物面前,自愿做一渺小的人”。与徐复观相比,这分明是截然不同的文学思想。当批评家在维护文学的自主,避免文学受到来自世俗成见、流行观念、统治教条的干扰时,批评家守护文学的自由与纯洁,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事情往往不这么简单。第一,伟大的定义,就这么单一吗?“伟大”的反义词还有其他(注意,并不一定都是贬义的,但肯定是不伟大的),譬如:不深刻、无力量、单薄苍白无聊,以及无灵魂的一种浅俗平庸。为了反对这后者,为什么不可以提一提“伟大”呢?如果睁眼看一看历史、看一看文学史,人类生活中的崇高与卑贱、壮阔与狭隘、博大与渺小的差别,斑斑可考,那么,“伟大”有什么不可以呢?禅师说的“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就是伟大,也是自主。王国维说的:“有释迦牟尼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是伟大,也是悲悯。陆象山说的“昂首宇宙外,

无我这般人”，是伟大，也是自由精神。第二，“文学”的定义，就这么单一么？文学与道德、政治，真的不发生关系么？文学真的是生活在真空中，纯而又纯的么？这种文学自主，已经成了令人怀疑的神话。第三，一种理论，就真的要消灭另一种理论么？在今天文学理论界后现代主义流行的背景下，权力质疑理性、人文经典边缘、文本取代作者、生活替换理想、人性躲避崇高等新思潮流行面前，人格论、价值论的文论越来越陌生了。其实，在“文本”、“解释”、“作者之死”、“多元”、“个性”、“创新”等口号背后，如果只是大众文化生产的表演、市场看不见的手、配合着某种体制的去思想化去批判化，那么，确实后现代也“后”不到哪里去。——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基本核心，还依然可以激活过来，回应时代。

“思想”栏目的另一论文是孙维城的《“真”——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命题》。二〇〇八年学术界开了好几次与文论有关的会议。其中最应该提到的，是苏州大学、上海交大和嘉兴学院联合主办、十一月三十日在王国维的家乡浙江嘉兴召开的“纪念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人间词话》，无论如何也是不该不纪念的百年经典。记得刘锋杰教授在会上提到一个观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不是从胡适开始，而是从王国维开始。从某种程度说，百年中国文论与文学思想，都逃不过《人间词话》理论的手掌心，从其思想气质与文化思维而言，似可以广义地命名为“王国维时代”。“王国维时代”的特征是：以主观/客观、理想/现实、情感/理智等二元对列辩证法为特征的西方十九世纪古典哲学为思维框架、以真善美相分的现代性为主导观念、以外来观念与本土资源相释证的中西结合为文化取向、以塑造新人新社会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文学世界观为宗旨，以文学理论优先，文学思潮、文学家优先为基本预设。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传统文论优势时代。孙维城这篇论文，突出地强调了“真”是其理论核心。其实，“向着真实”，又何尝不是整个二十世纪反复强调甚至痛苦追求的核心价值？如果说徐复观的特点是“正”，王国维的特点就是“真”。恰好孙文引用了刘熙载《艺概》的

一句话,殊堪玩味:“昌黎论文曰:‘惟其是尔。’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正大、真实,其实都不仅仅是文学的核心,而且也是人类文明与文化的核心,如此一来,文学仅仅只是文学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林理彰教授(Richard John Lynn),是刘若愚先生的及门高足,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思想史,长期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此篇论郭象注庄对六朝文学思想的影响。相对于王弼,文论界对郭象思想关注不多,林氏文本解读细致,持论谨慎有据,颇有特色。此外,本期童岭博士从南京大学民国书库尘封的故纸堆里,检出林思进先生民国初年的文学史讲义,其中有精义迭起的评鉴与学养深厚的知识。重认这样的文献,不仅使我们感受到青年学人对于前辈遗产的珍惜守护与学术传统的薪传不灭,而且使我们得以重温一种大文学与美文并行不悖的文学观念。为了纪念与更多了解林思进这位进入世纪忘川之中的蜀国学人,我们以他的传人四川赖高翔先生的文章作为附录。

这是第二十八期的编辑部报告。本期编定之时,正是牛年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声之际。随着到处都是“牛气冲天”的短信与浓浓的节日问候气氛,我们这个刊物也进入了而立之年。借此机会向各位读者、作者以及编委会成员,致以最诚挚的新春祝福!

目 录

编辑部报告

◆学 术 史◆

锦江饭店的四天

-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座谈会纪要 陈谦豫(1)
千帆诗学的“两点论” 周欣展(20)

◆思 想◆

- 中国诗学解释中的人格解释学 刘毅青(60)

意境中的生命原初世界

- 现象学视角中的情景关系 王 茜(76)
“真”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命题 孙维城(88)
“诗可以群”
——孔子诗教思想发微 杜汉生(106)

◆海外中国文论研究◆

郭象《庄子》注对六朝文学思想与文学

- 理论的影响 [加]林理彰著 童 岭译(120)

◆诗 学◆

五言之制,独秀众品

- 萧子显之“文章”义及其论五言诗之流变 ... 童 岭(130)

李梦阳诗学的《易》学观照	李瑞卿(143)
“奇气欲超天地外,真诗多出性灵中”	
——试析孙原湘性情诗论	程美华(158)
从王夫之看“以诗解诗”的美学原则	崔海峰(169)

◆文 论◆

论代、德之际古文运动的转型

——以崔祐甫“拟官多涉亲故”为中心	杨 伯(181)
黄宗羲对唐宋派古文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李金松(197)
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意识形态元叙事的内在制约	
——《文心雕龙·史传》的历史叙事理论研究	
之四	张开焱(214)
《文赋》之“用心”考论	彭玉平(232)
《文心雕龙·附会》浅解	徐 浩(245)

◆小说、戏曲理论◆

毛宗岗的批评素养	李正学(253)
红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王冉冉(273)
“文”的观念与金圣叹戏曲美学的诗性精神	马将伟(295)

◆新 论◆

述古代文论中的“内感”	殷学国(309)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才论	朱志荣(320)
大禹的人格世界与文学形象	李易中(333)
《淮南子》的新道家文艺思想	
——兼谈对本文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包兆会(358)
《典论·论文》符号权力的三种维度	赵小琪 司晓琨(370)
“纲领明”与“毛目显”	
——刘勰《文心雕龙》纲目体系的新探索	林衡勋(380)

◆文论文献及研究◆

- 唐前中国文学概要 林山腴著 童 岭整理(402)
[附录]忆林山腴先生 (428)
《赌棋山庄词话》及续编之成书与文献价值 陈昌强(437)

◆书 评◆

- 《二十四诗品》美学风貌的深度呈现
——评张国庆教授《〈二十四诗品〉诗歌
美学》..... 张 震(454)
索隐派红学的科学论析
——评郭豫适先生的《拟曹雪芹“答客问”：
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 钟明奇(459)

锦江饭店的四天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座谈会纪要

陈谦豫

1961年12月1日至12月4日,上海市高教局在锦江饭店召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座谈会。希望通过对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编写的两套文学批评史教材的讨论,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提高教材的水平。当时与会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曾提出:“我们编的批评史,要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人员有夏征农、俞铭璜、曹未风、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伍蠡甫、郝晷衡、钱仲联、王气中、蒋祖怡、陆侃如、赵景深、管雄、胡云翼、马茂元、吴调公、王运熙、陈谦豫、叶子铭等。

先后主持会议的是:曹未风、朱东润、王气中、蒋祖怡、钱仲联、刘大杰。俞铭璜作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第二天上午在会上的长篇发言和第四天下午最后的讲话,实际是一次专题报告和总结。

这次座谈会,我印象深刻,当年的记录也保存至今。为了保持原貌(即距今已四十六年的现场情况、观点和理论水平),记住史实,故摘要叙述于后:

会议开始,高教局负责人曹未风谈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要求、安排后,即请大家发言、讨论。

刘大杰(复旦大学)作为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修改负责人,他首先提出了关于修改批评史的几个问题。他说,复旦的批评史稿已

于去年八月写好。当时思想与今天不同：强调批判。后来寄给周扬、林默涵同志看，这次俞部长（俞铭璜）又详细看了。本着不匆忙出版的想法，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现在感到文学史还比较好写，批评史却很难写。感到的几个困难问题是：

一、书中原想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进步与反动思想的斗争），这愿望是好的，但在实际中写得很困难，比如《诗经》如何写好？

二、文学理论中，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如何认识？好像儒家思想就是进步的，道家思想就是反动的。这有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刘勰、庄子在哲学思想上是消极的，但在文学上有进步意义，这如何写？

三、如何理解形式主义问题。这几年形式主义一词用得很烂，如何才能把这帽子戴好？其实，在创作上有形式主义，在理论上很少有形式主义。司空图的《诗品》如何评价？苏联对它评价极高，但我们却把它大骂一阵。

四、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文学中如何理解、处理？李卓吾是唯心主义者，但有进步思想，周扬同志曾说，明代李卓吾最进步。王充是唯物论者，但他宿命论思想很严重。

五、如何理解文学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周扬同志和俞部长（铭璜）虽有指示，但具体如何写就很困难。

这些都是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理论遗产的问题，提供诸位在讨论时思考。

朱东润（复旦大学）接着说，复旦的文学批评史课已开了好几年，以前是郭（绍虞）先生开，现在是我自己开。但越讲越感到没有把握。有些问题，文学史未搞清，因此批评史也有问题。对此课以前就没有信心，现在也很难说有信心。同学读批评史比读文学史困难，由于古代和现代还未打通。批评史有一套词汇，如何翻成现代语，如“铨裁”、“飘逸”、“沉郁”、“婉约”……他们说，《文心雕龙》、《文赋》，究竟谈些什么，对我们有些什么用处？觉得学不到很多东西，像吃隔几年的胡桃一样，敲开来却很干瘪。文学史的历史较长，写出书的已有

六十年,花力气的人也多。批评史搞的时间要迟二十年,搞的人也较少。

郭绍虞(复旦大学)正在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所以他一开口就说,参加这次会,想带一点私货——即希望抽一点时间,把文论选也讨论一下。因为编文论选所遇到的问题,与批评史有相同点。他说,唯心唯物的名词,不是我们原来所有的。这次讨论,把陆机的《文赋》作为形式主义的代表,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很好,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伍蠡甫(复旦大学)提出了《西方文论选》中的问题。他认为文学理论与美学、音乐、画论等都有密切关系。中国画论中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理论。画论中好像没有形式主义的地位。诗文中是否有不同?诗文、画论等是否有共同原则?

郝昺衡(华东师范大学)说,大家对《文心雕龙》有不同看法,其实,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现代的名词,在古代往往是并存于一个人身上。刘勰二十多岁跟僧佑研究佛学,他所以能写出《文心雕龙》确是与研究佛学分不开。其次,形式主义问题,大家认为形式主义在六朝达到了高峰,于是说文学理论也是形式主义的。其实,正相反,六朝时文学理论有很大发展。第三,儒家和道家思想问题也很难说,道家是否就无可取,就是反动的?其实,道家对浪漫主义思想的推动有很大作用。

夏征农(华东局宣传部长)接着说,我已有二十多年不搞这些东西了。我还是两句话:一是要实事求是。如对《文赋》不要先做结论,要先说它谈了些什么,发展了哪些问题,要从事实找结论,莫从结论找事实。文艺思想也是发展的,不能拿现在的东西去套过去的东西。有些当时并未形成这一思潮,比如过去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但如果过去都是一塌糊涂,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

二是要解放思想,不受一些观点束缚,否则,只会从已有观点出发,我们要开山。政治思想与文艺思想是有联系的,但又不是完全一

致的。不要拿现在政治上的一些概念去套,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观点、方法去历史地分析问题。如果从各种“主义”中去讨论问题很难办。唯心主义在历史上也起过好的作用。马克思青年时期就是黑格尔派,但他是发展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起过好作用,否则,就否定历史了。外国有的,中国不一定有,如外国有资本主义,中国就没有。苏联有些东西也是牵强附会的。

陆侃如(山东大学)从编写文学史谈起,他说,去年,山东大学编文学史,成仿吾校长提出作家分三类:一、陆游类。这类作家多讲。二、陶渊明、李清照类,少讲。三、李后主类,不讲。这样,就得先将作家分类,很难。主要问题是:

一、究竟如何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形式主义?是否是作品虽有内容,但内容并不代表当时本质的东西,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内容就叫形式主义?论证一作家也有数量、质量问题,如这一作家有多少什么样的诗,某些诗起过多少作用才成为好或坏的作家?

二、如何才能不简单化地理解政治与艺术的标准?

三、如何看一作家在同一时代与其他作家的比较问题?

四、如何理解质量与数量的问题?

钱仲联(江苏师范学院)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学批评并不存在一条形式主义的线,因为中国过去形式主义几乎很少。如“兴、观、群、怨”、“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都是从内容讲的。中国过去的理论总是以内容为先。再说,一下子就要找出规律也比较困难。如过去经常谈的“气”的问题,不同作家对气的理解就不同。孟子的“气”是指道德,曹丕的“气”是指体性,刘勰《风骨》中的“气”是“风”,是“风格”,韩愈的“气”是指“才气”。又如“变”的问题,刘勰《通变》的“变”与后来公安派、胡应麟的“变”不同,后来以为越变越坏,一代不如一代。又如“神韵”问题,王夫之谈的“神韵”是神来韵来,王渔洋的“神韵”又不同。翁方纲“神韵”则放的范围很大。

蒋祖怡(杭州大学)谈了对六朝文学的估价问题。他说,文学发展到宋、齐、梁有很大变化,山水诗的出现是中国文学的大事。《雕

龙》好多问题是就山水诗说的。要描写山水之声,于是声律发展,要描写山水之状,于是新词汇产生,所以这是一大发展。《文选序》肯定了文学要有内容,也要有形式。它肯定了文学的发展,这是进步的。简文帝看到文学的发展,但他把文学引到黄色的道路上去了。陆机在理论上主张创造,在创作上模拟过多,这似乎矛盾。其实,模拟作为创作的开始是可以的。陆机创作很早,后期用力于政治,而且死得早,他的文集又未经他自己整理。所以,对他的作品要分析其时间。这时俞铭璜插话说:六朝文学形式主义的说法,大概与沈德潜有关,他喜欢为人戴帽子。六朝文我并不喜欢,寄托不深,艺术性还未很成熟,但它为后来诗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对诗的评价很难,比如有些诗放在民歌中就认为是大胆反抗封建,如吴歌、子夜歌;但如说成是皇帝的,却认为是色情文学了。所以这很难说。郝昺衡插话说:陆机的作品《文选》选得最多。“拟古”盛于太康时代,可以说是陆机开始的。人说李白三拟《文选》,他所有乐府诗差不多都是旧题,但他学得好,是新的,陆机不如他。陆机有形式主义偏向,《诗品》对他有贬词,但还是把他放在上品。马茂元接着说,在中国形式主义确实不大好找,没有人单从形式上谈美的。又如有的人专门谈一点,谈得很玄妙,有的则是言不尽之意,意在言外,这是否就是不可知论?如果这样,就会丢掉一大堆理论了。

第二天上午的会上,俞铭璜作了长篇发言。他说,研究中国的东西很重要,当然,研究中国的东西,不等于不研究外国的东西。

研究中国东西的意义在于:

一、正确总结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经验。中国诗话之类有十七部,在子书中有关诗文评有六百种,词曲有二百种,画论有四百种。有人说,总结古人经验,只有艺术经验,没有思想经验。其实,两者是不能分的,艺术、思想经验都要。吸收以后,可以建立中国的新体系。毛主席说,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批判地接收。八十几个共产党开会,各有各的说法。在文艺理论上也是如此,各国都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各不相同。我们要有中国自己的。有些人喜欢用外国名词,苏